

書

二恥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答李少隱景翼

數舍相問固難以時合好。惟有書疏往還。可以眷顏。

回叙情素。而近來優裕。或有之。亦每出不意。故迄未

果奉一紙。以候居常。嚮用之餘。并切欠數。不自意前

月半後。惠存遠及。寂寞之濱。數回披讀。况接看字。

夏吟精篇之論。其何感如之。至寒漸緊。伏惟溫清。餘

暇。進修節度。對健正。藉杜門奉親。粗免他事。時於陳

蠹之中。不無感發之端。倘無師友。未能遂旋。論質抱

得遺經。護有忻慨。交頌。曩權公仲契。兄于道院。略

二恥齋集 卷三

書 一

聞錦陽往復說語。而地遠。未能與從者。同之時。時語

及屢為之。悵然興懷。自此亦借得刊補冊。於錦陽。數

次看玩之後。旋有促還之示。故還書之際。畧標其信

不及處。兼錄寒泉集數卷。疑義。仰冀來教矣。近奉回

答。甚有發人意。思處。適此冗甚。未能更錄。以正於高

明。良用慨歎。

答洪參奉重寅朔寧重徵

初冬我寒。伏惟大監台體。萬重侍餘。僉僕。句迪。正模

杜門奉親。貧病隨緣。自餘冗撓。無可以煩瀆也。國

恤時儀禮之失。聞不勝驚歎。繼聞李承宣再陳。疏

章。已得改章云。遂外風傳。未知信否。而承來。甚幸。迨

不能自定當初議禮之人以何爲訂而輒定某年之制耶。陸贄迹尚未見當時議定節目及李疏一本。伏望瞻示樞樞俾獻畝之人亦得與聞如何。

答吳致重尚遠 甲辰

嘗一接受省於天雲齋賓席殿后幕用之料則未嘗一日而去于心也。迺者往赴道院講席。華蒙從者偕息山文會臨。二三談動止間。足覩其曾不操履。按拘儒遠甚。既又相與講其所聞。則又皆親切精當。必欲去皮膚見骨髓。六七日所聞復可當十年讀書。竊自幸當此法門衰敗之秋。得復見古人而託交。也不意惠書遠及。圻讀數回。恍接吾同人標格。復取精篤。

二聖齋集 卷三

書 二

之論。幸甚感甚。第正模之慳。無似當日相對。意必燭破無餘。此承稱許。期待之意。殊不倫於愚。曾莫是憐其壘。直故爲擬謔。驚萬有進。於是耶。不然則竊恐有害於君子知人之明也。時氣漸熱。伏惟靜養。對時萬福。日從息山遊。且與權台仲。往來麗澤。日間思索。操存之工。想必有并進。交修之樂。有如正模。素甚頽塌。愛此孤陋。時於陳蠹之中。粗有窺斑之得。而傷無師友。絕未得往來論質。良庸慨歎。和諸詩。殊感寄意之不偶。不揆拙澁。輒此和呈。可供一拍。只冀益懋崇深。副此期慕。

答金戰兢齋瑞一

信宿相隨亦幸耳。別后有無限悵惘。旋爲望風馳。
不意數舍專人。屢惠存訊。仰賀垂念。爲坊感戰。上隣
借光。是正模宿願。而棄丘壠。達鄉井之際。非但自己
有牽連。居送者亦皆傷心。有不啻底意。以此節拍不
免爲沒計之一筆。然旣與兄有言。何可顧這箇事也。
細讀來書。松壇舌鏗等語。恍若曾坐孤山。領得無限
好物。披嚼詩韻。尤足以洗滌塵空。欲受和以送。而劇
於未果。留俟後復。

答南國老耆問目

竊觀兩圖及說。見得端的。故居精博。多發先儒言外
之微旨。法門衰敗之秋。得見此等文字。誠不易得之

二恥齋集

卷三

書

三

幸也。無任歎尚。第其立言遺辭。不專爲傳疑備念之
體。而頗有妙悟獨至之見。故精切處固多。而新奇處
亦不少。其意則非不足。而其言則多生硬。所以深潛
縝密之。或反不足。而語或未圓。此則信手寫去之際。
或不免有落字誤字。更望十分消詮。極力去取。俾至
於恰好無病如何。正模本無心得。而近益益。廢舊聞
新。百不存一。重以山間無書籍。無以照檢。下正僅
此次名精魄。標識其數。四可疑處。而神思衰落。知覺
昏昧。殆不啻霧中之看花。壁外之聽響。如此而強欲
措辭論列於其間。豈不爲不知量者。而重爲具眼者
所譏乎。更望憐恕。休休。特賜回批。俾得謬鑿錯著。與

有炳燭之明。則正模受賜。豈不幸甚。至於言句間。小未瑩處。執事看玩之。必自有了會者。故茲未暇。觀縷者。拜賜恕諒。如何。

情意之圖

或問情意之別。朱子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又曰。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色惡惡。是意。北溪陳氏曰。自然發動。或怒或喜。是情。運用商量。要善要惡。是意。程子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朱子曰。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志之經營。往來底。乃志底脚。張子曰。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二恥齋集

卷三

書

四

諸先生情意之論。如此其先後之分。亦可見矣。若以來說教人。將行之說。譬之則情是最初。動是處。志是動。足直向於彼。意是動。是臨歧。有東西疑。就之慮者也。如何如何。又按退溪先生曰。情者。性之發。意者。心之發。分別言之。既已明白。朱子又取二者。相爲用處。說之。更分明。如見人井而惻隱。自然發出者。情也。如當惻隱。而主張要如此。經營拯救者。意也。蓋心是合理氣統。性情底事。故非但意爲心之發。情之發。亦心所爲也。理無形影。而感野。該載於心者。性也。性無形影。而因心以敷。施發用者。情也。因情之發。而經營計度。主張要如此。主張要如彼者。意也。先儒謂情是

自然發出。故謂之性發。意是主張要如此。故謂之心
發。於其重處言之。惟孟子知此意。故曰惻隱之心。
仁之端。惻隱情也。而謂之心者。情因心而發故也。又
曰。志意二字。元來不相統屬。不相首尾。何可於先後
耶。不當分而強分之。故往往未免有費力說處。或先
或後。當隨事各作一道理看可也。云云。以是推之。情
意則別白之中。復有相為用處。志意則元不統屬。似
不必費力分先後。而必欲分先後。則不過如上程朱
諸先生所論如何如何。
與李副學真望 士貴

即日春暮。伏惟省侯起居萬重。年來陞伏。久未候出
二恥齋集 卷三

處動辭。柢自鸞鳳。瞻仰晚見。廷試榜。知今名高中。此
在令名。自是常分。而區區賀悅。豈勝仰喻。正稟杜門
侍遣之暇。粗有尋溫之樂。而無人告語。毋坊忻慨。交
心時事。非跡迹晚進。所可與聞。而獨請以朱文公所
稱朝廷之上。真見平蕩之風者。敬為座右誦之。此言
雖近。其指則遠。豈易以人廢言。深留意於此。通議
舍類。盡心國事。不使偏黨之私。少有參錯於其間。
則如愚之愚。雖乾屯丘壑。萬無餘憾。至祝至祝。適有
校優。暫此掃飛。俟賀。多少。何能盡述。
答上舍族叔德涵

伏承六日所賜書。奉讀以還。足以破冰院未盡底懷。

第審其時靜攝有不安節。想應即收勿藥之歎。慕你

無任。正模侍奉餘暇。粗有尋擊之樂。而傷無言語。

事類塌。雖欲純質。其如崇朝而出無馬。何下。示洗

心板上韻。自惟不文。尤味詩法。故雖有李文勸索。不

敢仰副。承先為和。送終不敢以不能辭。不免強勉。和

呈。而才拙辭澁。甚無可觀。伏望下覽。後可改者。改之。

如何。寄來詩韻。以淺見言之。雖無大段病處。而似不

免有局促底意思。且不論冰山勝槩。及勝地追逐之

事。故省來。似不著題。伏未知如何。

上伯兄晚香齋戊申賊警時

日前纔聞湖西賊黨。屯聚清州。殺兵律燬將。因為留

二聖齋集 卷三 書六

陣。極庸寒心。今聞安陰古縣。賊陣成屯。雖未知何人。

必是湖西外。應將欲犯。順者。自此距彼。僅二十五里。

豈料來此。近地見此。境界也。惟欲移避老母。自己則

將雷本衙。待賊到。抵。虎應變為計。而未知前頭事。果

如何也。生丁不辰。胡至此哉。聞湖賊檄書。曰。以為擬

亂反正云。則可知其無據。叵測也。時警如許。而監兵

營。傳關尚寂然。亦可怪也。若道路不至。樓塞。則預送

板。讐及家眷。轉。還。故。士。必。非。失。計。而。兄。主。既。在。遠。

即今雷衙者。無陪護之人。良可悶塞。

自叙

雜著

余生十有七年矣。躋愚狷介。百無用於世。惟居窮守

約。嚶古人。是吾事也。至於逐名塗。與衆人爭進

取。則揣分量才。波不可爲矣。我朝諸賢。接武。學術

大明。而嶺鄉士風。尤以鄒魯。稱。不幸百年之間。蹉跎

特甚。攻詞章者。尋摘而已。專記誦者。口耳而已。勿而

學之所尚如此。而行之其效可知。如是而謂之士

乎哉。如是而國其得人乎哉。若余者。非才薄實不及

於世。傷又遠矣。而其心則動。欲師聖而友賢。多見其

不知量也。亦必爲困。嗟。於一世。雖然。人各有所好。亦

各任其性焉爾。豈可以人之笑之而變吾心焉爾乎。

吾欲等數椽。鳩屋於幽閑。明淨之地。治我天官。事我

二恥齋集 卷三

雜著 七

天君而年少氣薄。事不從心。計較吾年。居然遷志。學

二歲。吾安得不撫躬而浩歎也。嗟乎。生苦晚而地又

偏。恨未得親拜先聖先師。穩侍函丈。而先聖先師之

道。則尚雷於方策中。人能引之。則道在茲矣。吾黨小

子。蓋相與勉之哉。

娥林縣榜諭節目

當職。授以不才。承乏來此。此邑弊端。乍到

難知。而獨以平日所聞。二揭榜曉諭。大

小民吏。曷不惕念。

一三綱五常。國之大體。字牧之人。尤當惕念。表章境

內。如有孝子順孫。忠民貞婦。或身死而不見。瘞

或在世而人不知者。一鄉之人聯名呈狀。則當職當別樣論報。以為褒異之地。知此撥聞。俾無遺伏之弊。幸甚。

一。養老之禮甚重。而近來此道不講。父美其在老老之地。豈非一大欠典耶。鄉中如有八十以上尊老。或年未滿八十而行證。謹潔可敬者。則當職當發例存問。鄉中相議抄報。母至一老不得之地。似當一。士子當以讀書飭己為事。不當專以貧富貴賤為心。顧今比年饑饉。人家生理殘薄。雖不得不稍為料理。而或以小間財利。輒入訟庭。實為士子賤行。幸各誦莫將聞事。到公庭之句。參酌減數事。

三 恥齋集 卷三

雜著

一。學校首善之地。不可不別。惟歸重而竊觀此縣。鄉校體貌不尊。下賤不識廟庭之為重。吏胥不知校任之可敬。而為士者。猶不知恥。此豈明倫敦教之初意耶。此後則當各別尊崇。毋至甚。弊。弊。循習。幸甚。一。近來南中士習。不古。校院揖讓之地。便作戰場。當職愔然。斯。想欲稍為調劑。故下來之初。首揭此意。幸。頃一鄉人士。各自勉勵。毋論彼此。務去色目。蕩蕩乎。無惡無猜。俾無如前紛爭之弊。幸甚。一。當職素性。恐疎不。適時用。粹當劇地。必多。弊。政。且近來縣邑。弊端不一。而足。苟非邑子來言。則難可周知。有任名人員外。長老人士。或書陳。或函悉。

當職當劃即罷行事。

一菲飲食薄賦斂乃古聖賢經理要法當職亦嘗與

聞此義則今當字牧之地豈無惕慮之道乎然凡

百措劃非乍到初政所可猝然鋪置至於飲膳

減之節則庶可以從心所欲自此唯親養贍備之

外若自己供物則須十分從簡以節官用事。

一酒之為禍尚矣糜財費穀已不覺言而使酒痠人

市場作弊尤甚故會欲一切禁斲計料此後酒母

或賣酒於市肆則與飲肆惡者一體嚴治而其

定場監考及下人輩或不善禁斲或飲酒回汚則

尤當痛治豫須各別造心無入罪糾事。

二恥齋集

卷三

雜著

九

一鄉廳一邑風憲之所必須得人而後可以為政坊

望三鄉所各盡其心至誠奉公或太守新政有未

合宜者或一邑痼弊有不可不革者無憚墮事來

告俾無政令虧失之弊千萬。

賊寮時報營草。此前報草遺失不傳。

今九二日稱為忠義將者飛傳一書言及兵馬相倍

之事其心呀在極為叵測故即為峻却因即齋書論

報而繼聞其日賊兵自安陰席卷長驅其勢其雲

云即令吏看及軍任輩速為起軍以為防備之計則

吏看及千把摠輩惶恟失措多有逃匿者以此之故

闔境物情一倍洶懼誠哉無收拾支吾之勢懸監

以一介書生。全昧兵事。倉卒之際。束手無策。爰有
 八十老母。疾病侵尋。委頓床褥。不可同在。兵前母
 俱絕而無。家人來留將護者。故母子相持。而當日
 圍措之狀。天日監臨。美且況。況半夜之間。賊兵大肆威
 暴。犯境殺掠。故躬自招呼。則邑里俱空。千把總軍。任
 及下吏官屬。雖亦皆不生叛去。甚至於竊官馬。以
 歸。不得已。以今日全母。明日勤王之意。遂養負
 母。十步九蹶。有不忍言。而賊中搜捕。又非常。必欲縛
 致屠殺。而後已。然縣監當守絕封壇。固是公義所安。
 故保親之後。方此還官致命。而為村民遮道。因留召
 募軍。容稍成。即欲赴陣。而前頭之事。有不可預料。變
 生之後。固當火急奔赴營下。告此實狀。因聽指導。而
 賊購四布。進退無路。非但前呈回題之尚。今阻絕。
 身之外。更無隨從一吏。雖欲馳報。其勢未由。只自痛
 心叩首。求矩不得而已。今使家傳。更報樓鑿。而心神
 荒忙。聲淚俱墜。辭不達意。痛哭何言。竊聞千把總
 輩。以降附為得計。承順賊意。無所不至。盡發境內軍。
 沒出軍器雜物。大同米。還上殺官廳。雜色一任其掠。
 取一邑中牛隻。收括無餘。軍額外人下。恣意侵毒。
 若過數日。則子遺之民。將無以支保。身為官守。不能
 禦賊保民。固緣才疎。輸拙。亦由母老。無托。而倉卒遭變。
 事機。因措。肝膽。輸困。益覺憤烈。夫以縣監之非才。弱

二聖齋集 卷三 雜著 干

力加之以民心之渙散如許。物力之凋弊此極。萬無
自主。張捍禦賊鋒之勢。且將奈何。今賊勢日熾。鷄
張而寡固。不可以敵衆。故以同力濟事之意。方通書
于知禮。俾與星州牧。茲以緣由馳報。爲去乎。伏乞從
速發關。討賊方畧。指揮行下。使爲一報。國之
地如何。

陳情文

臣本以選外賤品。猥蒙 恩除。出宰居昌縣。仰體
分憂之意。思盡守土之責。而不幸賊變非常。狼狽至
此。府仰人世。寧欲奢免無言。而第其實狀。私情。容有
可曝於天日之下者。臣以正月二十五日到任。過數

二耶齋集 卷三

雜著 十一

日。即爲歸將老母。二月望間。還赴任所。計其莅職日
月。僅及一朔。槩聞此邑素稱強悍。難治。而物情風土。
全未能諳悉。於三月二十二日午後。不知何許人。
持一封書來。誦命旗於客舍。明外。急令捉入。則官人
輩先爲惶恟。駭散持書之漢。亦徑自逃去。而函書辭
意。殊極叵測。臣不勝驚痛。卽爲奏報于監兵營。因欲
從發軍。以爲備禦之計。而人心瓦解。物情洶洶。一瞬
之間。邑里皆空。躬自招呼。則將校吏胥。無一人存者。
倉卒蒼皇。突際賊兵。猝至。臣之手。無一吏一卒。隻
手當賊。萬無拔捨。支吾之觀。更有八十老母。賤疾奄
奄。而一兄在遠。他無扶護之人。予情理。有不忍坐

俟賊鋒。且老母攬持臣身。涕泣相謂曰。爾若在此。則
吾將獨出安之。當時罔措之狀。天日鑒悉矣。自念與
其母子俱。鉅賊手無寧輒。焉移避全母命。而圖後效。
似或一道。故不得已。背負老母。輾轉巖谷。躡艸棘。
老母手足傷損。膚血糜爛。呻吟痛楚。有不可聞。而賊
兵始至之初。懸購揭揭。恐募縛臣。先斬壓首。以張威
勢。一境軍吏怖其威。而利其貨。無不靡然服從。嗟乎。
人心之蕩然至此。雖有區區忠憤。將安施乎。其時臣
息欲直走營門。告比竇狀。聽其指揮。而賊購方急。進
退路絕。密走家僮。論報此意。一邊通書于右將軍。
州牧。言及藉力濟事之意。而受以逆順之義。作曉諭。
二聖齋集 卷三 雜著 十二

文字傳令本邑上下民吏輩。因以招集叛散。收拾餘
燼。庶幾一炬報國。以明素心矣。不意二十五日。自
營門不諱情實。即為啓罷。逢變見罷。其間僅是三
日。雖使智者當之。其難實難。款力而况如臣之踈透。
無能專昧。籌畧者乎。重以罷官之後。更無措手之地。
之強營自效。則道臣不許。不得不扶携病母。顛頓還
家。而顧念公氣。負罪如山。唯有疾趨。輦下歸地。
朝廷為粗伸分。彘之地。還家翌日。即發京行。老母
病中。聞臣待命。朝廷驚憂震蕩。不能定情。相持痛
哭。辭語悲切。臨當遂離。寸心如割。來伏金吾門外。累
日待三命。今始置對矣。蓋臣之初。詐本欲全老母之

二恥齋集 卷三

命以伸私情。圖後效以報 聖朝而情焉。勢奪事與

心違。終未能效尺寸之勞。勦滅凶賊。上負 國恩。下

愧私心。身名一墜。罪戾如山。俯仰天地。若無所容。

批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此人不可遠離親鄉。

立春日。書示伯兒六章。

有子而欲其聰明。欲其成立。父母之同情

也。汝行年十有六矣。閱盡通史。大學語

孟。訖可以有昨開發而情性作焉。尚不覺

大異於前。為父者寧不慨然於斯乎。余險

釁。駭凶未承嚴訓。至今粗下銀根。皆母氏

賜也。不忠不孝。離親去 國。流移南北。十

二恥齋集

卷三

雜著

十三

年干茲。昊天不弔。奄遭風樹之痛。嗟乎。今

日。雖欲再承義方之訓。尚可得乎。汝當承

我之赤心訓誨。俛焉孜孜。作之不掇。則有

為者亦若是。何遽不及古人哉。書此六章。

聊以發汝病而藥之。汝其勉旃。

矯輕

學則不固。宣尼有訓。寧爾而對仲由見哂。母疾爾言。

母遽爾色端。厚如山。以育爾德。

警慵

日邁月征。詩經可徵。專心致志。邇傳有稱。爾體蚩末。

爾學鳥飛。習與成性。聖賢可希。

勉謙

握髮吐哺姬公攸行。無伐無施。陋巷可程。爾論而虛。爾遜而冲。尊而且光。君子有終。

戒納

樞機之發。大易斯戒。好之起。書經亦誥。桀爾躁安。遠爾倍鄙。惟德之行。罔敢或易。

教讀

鹵莽作輟。呂稱自棄。涵泳體察。朱云已試。章句必詳。要妙必採。表裏俱到。至樂斯在。

助行

仁義禮智。天畀之德。孝悌忠信。躬行之目。尊爾所知。

二恥齋集

卷三

雜著

十四

敏爾攸行。成性存存。自明而誠。

喪禮記疑

小歛後主人拜賓之禮。家禮畧之大歛時。亦別無布

絞衾衣之文。既虞卒哭。又闕受服一節者。今不敢明

言其微意所在。而按朱夫子與人書有曰。周時禮文

極備。後聖有作。必芟刊去繁文。以比觀之。三條從簡

或出於刊去繁文之意。而丘氏輒為添入。備要書亦

因之。夫小歛。正是攀擗罔極之際。則與曩事大小祥

時自別。雖闕謝賓之節。元不為簡大殮後。亦因即入

棺。則悲哀皇皇之中。從優為之。似不害於禮節。而推

之。則卒哭時。闕其變。麻受葛之節。亦不出於遺忘者

可知矣。固記所疑以俟知者。

儀禮五服皆有衰負版綽領。而家禮則自大切。除此三者亦似出於損益得中之意。而楊氏之說則兼服重制。亦除此三者云。恐非朱子之意。

宋敬來曰。子在父喪而匹嫡孫承重者。當因其葬而再制。斬衰服三年。又喪服疏云。父卒三年內。母卒則仍服。若夫父喪而為母為祖。似無異同。而一則再制。

一則仍服。若朱子并錄於經傳通解。當何所適從耶。今擬父在祖父小祥前。則於小祥時再制。斬小祥後。則只申心喪。母在父小祥前。則仍服。若小祥後。

則服三年。或為得之耶。

二恥齋集卷三 雜著 五

承重曾玄孫。讀其曾高祖父母喪。而其祖母若母若妻皆在。則其祖母固當服三年。喪矣。祖母既服三年。喪則其母若妻似不當疊行三年。而本服既除。後優同乎人。亦甚不安。以素服終三年。以為得之美。或曰。曲循夫承重。則從服例。以為祖母若母若妻并服三年。喪云云。此不可知也。

通曲賀循云。父絕未殯。而祖父絕。則服祖以周。既殯而祖父絕。則三年。喪服疏云。父卒三年內。母卒。則仍服。若夫元凱曰。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服云云。賀說與喪服疏既不同。杜說又與之相異。如此處最難者。

當從何說耶。參酌三說。而折衷之。則父卒未葬。而祖

父若母卒則可以服三年。若父卒已葬而祖父若母卒則可以服三年。

庚蔚子曰。父在之日。母已亡。則寧可以父亡而變

之乎。又曰。凡服皆以始制為斷。云云。推此論之。則父在之日。服母。甚之日。父矣。若以父亡之故而改服

三年。則其為失禮可知矣。

心喪入鬢網巾毛匱頭記疑

父在母喪及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也。過一墓則

喪服已盡。故小祥後。以素服申心喪。三年者。是古今

通行之禮也。世之居心喪者。例用巾。直領。鬢冠。鬢帶。

而至於網巾。匱頭。則多用平時所著鬢網巾。毛匱頭。

二恥齋集 卷三

雜著 十六

此於厚從之道。疑若有未安者。蓋嘗思之。鬢網巾。毛

匱頭者。皆後世創出之物。而有父母服華筴者。無不

用之。則是乃平日容飾之物。非心喪時所可著者也。

夫生育之身。昊天罔極。雖以家無二尊之禮。重在繼

統之義。不得行三年之喪。而素服心喪之際。其為哀

痛切迫。寧有窮已也。於斯時也。乃用平日容飾之物。

未知於汝安乎。近世申心喪者。或用平涼子。鬢布。網

雖未得知得中。而以無室於縱厚之義。故不肖之為。未

生母心喪時。輒依此制。以終三年。因為畫識。以示子

孫。

序

四書撮要圖說序

古昔聖賢之言。孰非切要之訓。而切要中。最切要。無以尚於四書。蓋前半二帝三王之道統源流。在於是。後半子濂洛關閩之續承羽翼。亦在於是。是知四書者。聖學之淵源。而心法之要訣也。然而世教既衰。正學寢微。百家九流之教。濫觴於末流。詞章記誦之習。燎原於季葉。故世之學者。不入於此。則入於彼。雖以朱夫子發揮論述。幸教來學。而其能尊信四書。探賾要旨者。幾何人哉。吾宗龍厓公素嗜學。而又能知學之要。一生用力。專在於四書。於四書中。掇其至切而極要者。寫之為圖。要以近德一書。實四子之階梯。并採

二恥齋集

卷三

序

十七

其要語為圖。以附於後。若其卷末。氣質分善惡。理欲分善惡。兩圖。是其潛玩。既久而自悟解者也。間附小說。以見已意。總之為二百六十四圖。名之曰四書撮要圖說。間而明約。而盡凡古聖賢存養進修之要。開卷而瞭然。具備其用。功亦既勤矣。公沒後有年。公之孫求昌甫。訪余於花峯壘居。以是書見示。且請弁其卷。余三復而歎曰。吾先以文學行誼。植立門戶。遺厥子孫。而迺今。雲仍散落。能繼祖先之行業者。蓋寡。獨公奮起鄉曲。專意學問。既以孝友為政。於家。又發聖賢精蘊為圖。以詔于後。其制行之純篤。進學之精深。可謂無忝於先祖。而有補於斯文也。噫。世之知道

者鮮矣。例以爵隆聲勢輕重。入公亦自貴其道不少。

取以求知。故鍾德學之盛如公。而世未之奇也。喫緊

之功如是圖。而世亦視之以覆瓿也。雖公不自以為

恨而人之惜公者。寧不恨於是耶。雖然。我既有見知

之實。則人之不知。於我何損。况異世神交。古固有

之安。知後來無有如主父君山者。為之太息而表章

焉爾乎。正標宗中一後進也。地達生晚。既未及瞻望

儀光。捧玩是圖。又無以叩發疑難。為之撫卷悵歎。而

已至於序文之屬。則自有斯文巨擘者存焉。豈余不

德不文。而重以罪廢。惴約者之所敢為也。祗以重違

宗君之托。故謹書數語以復之。公諱應泰。字某龍。厓

三耶齋集

卷三

序

書藍田遺約條目後序

吾鄉士友六七員。為其優於徵逐也。與吾兄弟聯名

為一楔。揆之成蓋有年。迄未定名。踴一日。余論于僉

目。請以藍田遺約名之。如何。僉曰。好矣。願子之少有

說也。余辭而不獲。即曰。士之物於天壤。不先後而同

一世。不南北而同一鄉。誠幸矣。然所幸者。豈專在於

合并嬉怡之間哉。蓋將有以切磋勸勉戒之也。若昔

盛際。鄉井州壑有制。而守助勸戒有法。听以恩交而

交接者。何如哉。迨世之既衰。人心不古。王化寢薄。斯

制斯法。蓋幾乎熄矣。藍田呂氏兄弟。生千載之後。慨

然有志於復古。與鄉人約為四條。而每條之中。又各有節目。凡天地間合做事。無不具於其中。故有未諸老先生。皆以為合於先王之制。其言豈欺我哉。敢請稷中僉員。於是四條者。熟講而勉行之。無曰古今異。而不可行。而直以無古今之異者。未始不可行為。心則以吾鄉素厚之風俗。何難於一變而至道哉。然則藍田遺約之名。其義誠不偶矣。遂列書呂氏四條。及本註于右。而別成如干節目。付列如左。

送壺山宋公序

正模獲譴。清朝南遷。高舉。馬靡歸。來依古寺。時則壺山宋兄。首來相訪。見可知其為信人。宋兄少

二恥齋集

卷三

序

十九

業文中。以事冗作輟。迨今年過不惑。而能有意於溫。故既日誦大學。間餘力。手抄陸宣公奏議。蓋愛其諳鍊多學。明白剴切。不但為文字之可尚而已。竊嘗聞晉師曠之言曰。少壯好學。如日。先老而好學。如炳燭。程夫子又曰。人少壯。則自當勉強。惟老耄學。最可愛。宋兄少壯。已知用力。而時年未及於老。果能一此靡懈。積以歲月。則所謂炳燭之光。有不足言而庶無負於先哲可愛之訓矣。惟吾兄勉之哉。余於韞粹無聊中。喜得兄以自遺。兄亦有疏。會樂共之意。方幸竊途之有仗。一旦忽出別語。雖後期有在。難保世故。不魔。安得不瞻望而行立也耶。前所稱者。相勉之情。

後所稱者。自憐之意。倘吾兄受其勉而諒其憐。無徒竊仁號。謂之則又幸矣。

記

八智齋全記

五老爲吾縣巨鎮。其一支西北走而爲八智山。形不甚高大。而窈窕環擁。自成一區。其中向乾一麓。有

三壑。卽我七代祖處士府君及六代祖悔堂府君。哀冠之藏也。吾申世以文學行謔傳家。至我悔堂府君。

益紹述前美。張大家聲。蓋其天得之孝。不待勉強踐履之學。自有淵源。自一旣爲一旌。間贈爵。又續銜。

于三綱行實。與始祖披廉公。芳蹟異世。拜傳至今。鄉

三耶齋集

卷三

記

三十一

後慕其風。聲建院以祀之。其德之入人也。可謂深矣。繼又遠近士林。相與議以爲不遷之主。故營別廟于

墓下。以安之。屬當五代祖承旨府君高祖參奉府君。以次遷奉于長房。遂拜附其左方。以祭者。殆十有餘

年矣。顧以廟宇旣成。齋屋未備。每當祭祀。無所於致。齋時事。實爲苟簡。不敬。適會宗家憲禁。將不保其舊

宅。遂歸其直。以買之。相與謀。卽以從速移建。而歲連大侵。族皆窘約。未遑興作。遷就至今。年春。遂凌意

經始。吾再從叔。幹其事。凡爲屋七間。中二間爲堂。東西各二間爲房。兩房之南。一間爲祭器庫。一間爲厨

舍。前面續擬。建立四五間。爲儲峙祭穀之地。而力薄

未及也。從叔夙夜監董不懈益勤。凡七閱月而王告

訖。以今十月之二十九日大會一門之老少而落之。

會冒幾五十人。酒數行。諸父兄合辭命正模曰。以

吾門營業役幸而有成。此盛事也。爾其記之。正模不

敢辭。遂作而言曰。惟我悔堂府君。孝友德行得於心。

充於身。達于鄉黨。而聞于朝廷。其所以立家範行

後祉者。初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承旨府君又能篤守

家訓。無忝世德。其持身待人之時。藹然有君子之風。

而積善餘慶。得發於高祖三昆季府君。并登蓮桂。持

歷華顯。即今雲仍。雖不免殘敗。而若數嶺下名家。則

吾申亦在其中。斯豈非仁者必有後之驗也耶。然則

二恥齋集 卷三

記

子孫之致齊於斯而行祭於斯者。烏可不趨追我先

祖之孝友德行。而感所以善繼善述焉爾乎。如或不

孝。不悛。敗德蔑行。罔繼先祖之訓。反貽先祖之羞。則

我先祖其冒曰。余有後。其肯曰。爾能崇其家乎。敢請

族中僉員以前時稱者相勉。以後所稱者相戒。既有

趨追之美。而猶以不羣為懼。用是而飭厥躬。用是而

貽厥子孫。則孝友家聲。何患不紹述。而吾申一門。其

庶幾永文無替哉。

有斐堂記

有斐堂主人柳君士直。請演有斐之義。以為記。余曰。

有斐之義。何取。柳君曰。有斐堂者。即先祖考所命。

名也。祖考將構堂先命是名。而因循未就。今人肯
 搆焉。蓋三楹。而涼房。燠室。粗具是堂也。後昔高方。前
 臨秀德梅山。在其南。大海經其西。海中一小島。名曰
 琵琶。縹緲攢亘。其形恰似。而更有紅蘆。亂樞。輝映海
 門。最爲眺望佳處。自餘春秋花葉。朝暮煙雲。窈窕濃
 郁。不可具狀。而堂之取名。獨以有斐者。蓋昔高祖。生
 時。有翠竹千竿。環擁宅畔。玉立龍騰。清茂可愛。故祖
 考竊取淇澳有斐之義。以勉進學。自修之。五年來。竹
 根盡槁。枝葉殄瘁。幾至長無尋數。無言。而若其格韻
 氣節。則猶不改其舊。然則子孫之承先志。而構是堂
 者。寧可舍是名。而他求也哉。余作而言曰。古今之取
 三耶齋集 卷三 記 三十一

竹者多矣。或以其節。或以其姿。或取其傲。或取其
 不俗。而迺衛之詩人。有異於是。初言猗猗。以興有斐
 之進修。每言青青。以興有斐之尊嚴。終言如簟。以興
 有斐之成就。而爲大學者。引此而釋之。以明明德
 者。之止於至善。其言如婉切。而其義益滂沱矣。今尊
 先祖考。奮興流俗。有意問學。而所以標題其藏修之
 室者。不取它景。而獨有取於斯竹。不但取竹。而兼有
 取於君子。既以進修。自勉於其躬。又推其餘。以貽子
 孫。則其賢於世之君子。取竹之標格。而不反諸已。惟
 論竹之聲色。而遂遺其實者。已遠矣。況其賢子賢孫。
 克世家。學落此一室。揭厥嘉扁。以成先祖考之遺志。

噫非祖考之賢誰能命是名而以進學自修之工詔
其子孫非子孫之賢誰能構是堂而以進學自修之
實究其祖考吾知自今以往凡柳氏雲仍之居是堂
顧是名者皆將有意於進學自修而思所以不忝先
烈矣奚但以行觀行而供一時之吟玩而已乎余未
見士直尊君而迺士直則相從許又竊矚其令儀美
才自是佳士而又能有意於鞭策益求其所未至則
其鄙訓嗣事而無愧於堂扁也審美惟士直加贊之
哉若海山景物花柳繁華畧則二可知其為奇絕
而若顧窮繁瑣約又謝出入無因緣一登斯堂與士
直徜徉而吟嘯則為之矯首西望而悵然興懷也

二恥齋集

卷三

記

三十三

水舍記

水之為義遠矣載於易書於洪範本出造化之自
然因為吾民之用雖或有蹈而死者而亦不可一
日無焉者也然吾聖賢之取於水者豈但如此哉川
上之歎喻道體之無窮也源泉之云譬君子之成章
也以至於濼溪之媿水伊川之指水無非所以樂清
澈而鑒虛明者則古聖賢取水之義其亦淵矣哉
今宋公之名其舍不取古聖賢之取獨有取於水
性之順下受穢與夫積小成大者奚幾噫水之順下
譬則吾性之昏也水之受穢譬則吾量之弘也水之
言小成大譬則吾人之集衆善而為大善者苟能體

彼之順下。體彼之受穢。體彼之合小成大。則何吾性

之不可復。何吾量之不可弘。何吾德之不能集小。而

成大乎。然則公之所取。包涵亦廣。何恨不同於古聖

賢也。夫以公之性氣。豪爽。字量峻潔。而半世弓馬。未

嘗從事於學問。則其於性善之旨。量進之工。與夫取

人為善之方。正不覺濶畧。疑若不屑取於水之順下。

水之受穢。水之積小成大。而迺其言如此者。豈非知

其所不足而勉焉者乎。果能矯揉其豪爽之氣質。則

所以成其性者。豈不如彼水之順下。容耐其峻駛之

器局。則所以弘其量者。豈不如彼水之受穢。含弓馬

之習。而嘗學問知義理。則所以取諸人而成其德者。

三聖齋集

卷三

記

三十四

豈不如彼水之合小成大也。向所謂川上也。源泉也。

燧水也。指水也。亦無非喫緊。為人活潑潑地。何難於

窺測而受用哉。惟公勉之哉。

大江書齋重修記

一日。宋君某甫來自大江。過余冠岳。繫舍。因見謂曰。

余所居里。舊有一書齋。扁之以大樞。十餘架。顧其處

地卑而棟宇圯土之藏修於斯者。甚以為病。頃歲庚

戌。里之三數人。有意重修。議克合。遂於舊址之東。累

土為臺。移舊村而新之。間架比初稍減。而凡齋厨之

用。登望之勝。實遠過之。其為增舊觀而幸後學。莫

子其張大其義。以為記。以助羣居講習之樂。何如。余

重其請而不敢辭。遂請問大字之義。則某甫受以舊
 齋記文投示。余三復而言曰。齋之取名。若以大江之
 大。大寺之大。大川之大。大山之大。則所取者外焉爾。
 不足為標榜勸勉之資。至於所謂物大之自小學大
 之由小。則其取義亦孔富以緊。而其曰小。而孝悌忠
 信。大而成事君。殉國小。而四書諸經大。而至義理精
 微者。則初無大小之可分。而強欲分之。故其言始
 不成義理。豈其辭不達意。而然歟。子思子有言曰。君
 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此言由道之
 小而達于大也。子程子又曰。君子教人。先傳以近小。
 而後教以遠大。此言自學之小。而兼于大也。敢願齋
 二恥齋集 卷三 記 三五

中諸賢大著心。實常着眼。師子思之訓。而積累擴
 充。程子之言。而漸次循勉。如自日用事物之小。與
 聞于天道性命之大。始自灑掃應對之小。得底于聖
 學。誠正之大。如丘陵之積小而成。大若川澤之合細
 而為巨。允若茲。庶見道由小。而大。而大小之道。兼該
 學自小。而大。而大小之學。咸備。遠名利。小歇之關。服
 聖哲大方之訓。推以至於義集。而生至夫之氣。昔積
 而達有輝之大。則自然小德大德。在闕不踰大者小
 者。先立不奪。而所謂純粹之大。直方之大。皆可。以固
 八於方寸中矣。夫然後可以充男子美大之稱。而齋
 名之大。其庶幾無大愧也哉。若其憚於遠大。樂為小

儒羣居而談者不及於道德性命之大誇大而闢
 靡者惟在於祿利聲病之王而已則非今日所以大
 揭波勉之意也大齋之士蓋與相顧名而思義我至
 於山水之美結構之精則非此齋大義所關兼亦足
 自矜未及茲不暇大

觀水亭記

二恥子謫居蓮花峯下隣居柳君還住甚熟一日以
 觀水亭主人之命命之曰觀水亭落之蓋久而迄未
 之記子其患之二恥子素不文且此畏約未之應柳
 君請勸累不置則乃曰記也者記其實也必也觀其
 地觀其人然後可以記之今余足未登觀水亭自未

二恥齋集

卷三

記

三十六

觀水亭主人正犯古人不知而作之戒安敢記焉
 也柳君曰觀水亭主人有所鋒寄則此可以發揮也
 因出以示其言曰觀水為亭肯山臨水水匯成潭峭
 峭泓渟自成別區潭中有巖被以幽花異艸潭上有
 壇植以松竹梅柳地名桃源取川原蒸紅霞之義洞
 名清谿取道人不識之義亭名觀水取孔孟如斯
 盈科之義主人葛巾野服逍遙其中有隱遯考槃之
 義者也二恥子復而歎曰可哉之亭之景也高哉之
 人之趣也雖然桃源有無古稱荒唐清溪上下亦涉
 誕謾曾長往恣世托迹仙真者之耶企慕匪吾儒之
 所宜道也至於考槃之詩可徵於經而碩大寬廣了

無戚戚意思。則從古隱處之道。孰有善於斯者哉。

則主人桃源清溪之取名。殆不過一時之寓言。而至

於隱。驟考槃之取義。則乃其平日盲意之所存也。豈

古所謂逸民之徒也。歟。乃若如斯之歎。歎道體之無

窮。而君子以之自強不息。盈科之取。取有本之如是。

而學者體之成章。而達則聖賢觀水之術。誠活潑而

淵永。豈可與世之樂。枕水聽泉之樂。而外焉。而非的

者。可同日道哉。主人日登于亭。而臨于水。以聖賢

之所觀者。觀之用。能體擊緊之教。而敦進修之工。則

有得於斯亭者。孔多而隱居。所求之志。可無愧於考

槃矣。豈羨夫桃源清溪之長往而不返者乎。若余非

二恥齋集

卷三

記

三毛

取樂水而願學焉者也。安得與主人共登斯亭。觴醉

搗毛。玩桃源清溪之景。挹末矣。不諼之趣。而畢論夫

如斯盈科之妙旨也。哉。斲繫帳歎而已。

龔隱窩記

此生舍申文之窩也。何以龔隱名也。古人之隱亦多

矣。或隱於耦耕。或隱於荷蕢。近亦有於牧於陶

於治者。而適吾文。則不然。獨隱於龔。敢問有說耶。申

文隱凡而笑曰。坐吾語子。今夫耦耕之隱。荷蕢之隱。

與夫牧也。圃也。陶也。治也。者。其一時寓言。雖殊。而其

所以為隱。未嘗不同也。若爾。則雖隱於龔。庸何傷於

隱。正不必蹈襲前人之謬焉也。余又問曰。龔隱之義。

吾既聞命矣。敢問吾文之所謂聾者。其真聾者耶。抑
佯聾而不聽者耶。申文又笑曰。吾亦耳目聰明中一
人。豈古所謂聽曰聾之癡者耶。顧今開議論。安是
非。激滄池。至有塞耳而不欲聽者。故吾寧托於聾
而自隱。以避乎世者也。身可與以口為耳之徐隱居
者。一般者耶。余遂喟而曰。嘻。公之聾。其聰而聾者乎。
公之隱。其有激而隱者乎。昔崔孤雲隱於伽。題詩
于石曰。常恐是非聲到耳。教流水盡聾山。公之以
聾名。當著其意。蓋出於斯乎。遂書以為聾隱窩記。

三友烈婦記

三友太守李某將赴任。路值新橋。行心怒其不下馬。

三友齋集

卷三

記

三友

杖即數十。既合。即遽免拷毒。遍身青黑。其婦不臨
尸。徑即逃入于邑中妓坊。其家大駭。索之不得。婦素
國色。且善歌舞。不數月。聲名為妓中冠。太守聞而慕
之。一日召入于東軒。試挑其意。婦欣然。無難色。太守
即欲奸之。婦曰。妾未曾經人。雖是下賤。豈可不擇吉
相。從太守。意然之。既擇吉。婦感自修飾。又供具酒肴。
請先獻情。杯因以薦枕。纒毀杯。太守中毒。而倒。婦拔
所佩刀。剖出其肝。膾食之。天既明。吏覓來。會于庭。
婦曰。吾郎之讎。已報。吾事畢矣。吾絕。何恨。顧此手。即
見執於彼。此絕而不瞑之辱。即以刀剗其手。去肌肉。
訖。因自剄。絕。是日。觀者自鄉。佐至。吏僕莫不震懼。失

色而太守家謹其事。但在官病發而死云。

二恥子曰。夫婦以義合者也。必合之久而後情生焉。斯婦也。夫婦之名初定。而夫婦之情則未通矣。乃能不謀於父母。而獨行其志。悵雪夫讎。而從以絕臨絕。所處之極。明白凜烈。曷其智其勇。其義其烈。豈足為千古一人。豈不卓犖而益奇壯哉。

跋

悔堂先生年譜跋

我先祖悔堂先生。孝友行誼。遍追祖。學問淵源。獨得師傳。當世之人。亦既知之矣。後來學者。又尊尚而祖豆之矣。至於立言垂後。則先生恆謙挹不自居。故

二恥齋集

卷三

跋

三十九

平生罕有所述。既述而旋壅者又多。即今流落於巾箱者。復同泰山一毫。於然。即其所存而伏讀之。則亦可以知先生躬行實踐之大畧矣。蓋其沒身孝思。影幘識備矣。求道誠心。亦樂論詳之。而興道倡學之功。可考於書院業儒。齋經始之際。仁民愛物之心。又可見於笑甲。賑濟。易措。施之間。自餘詩賦。諸作。無非出於愛親敬兄。均問近思之意。則噫。此足以傳後。又奚貴於多言哉。歲已未。將刊先生遺稿於本院。正模時。鑿慈城諸族。以遺稿寄示。拜以年譜為托。意貌茲孤。蒙正爾憐約。舊聞新知。百不存一。何敢當此事。耶。願

今距先生之沒。且有六十年。宗中舊老。彫謝殆盡。

矣今不鳥。後數十年。求先生驚嘆音容於髮鬢。且
 不可得。况進乎此者乎。遂敢綴言。以據轉成年譜。而
 以孝友錄行狀。師友錄。墓道文字等。及奉安文類。次
 而附于後。因又編次遺稿。以俟當世君子之去取。第
 恨聞見寥寥。無以闡發潛德。記所稱不明不仁。是正
 模之。亦大懼也。觀者如其僭而補其缺。則幸矣。
 敬書退溪先生解釋朱夫子觀書有感詩後
 朱夫子觀書有感詩曰。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
 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余於斯
 篇。未嘗不三復莊誦。而猶疑其辭意。於觀書之題。不
 甚。擧著且誦。且思。往來於心者有年。今見退陶李先
 二恥齋集 卷三 跋 三十一

生註釋。真所謂一字打開者矣。其曰方塘一鑑者。以
 止水之虛明洞澈。譬人心之虛靈不昧也。其曰光影
 徘徊者。以塘之天雲來照。萬象無逃。靈心之寂感無
 邊。應用不窮也。其曰清如許。活水來者。設問以為方
 塘。何如是清澈乎。以有從頭活水。源源而來也。以譬
 人心。何如許神明乎。以有降衷至理。源源不絕耳。如是
 看則書中之萬事萬變。雖曰不窮。而要皆不外乎吾
 心所具之理。吾之所以開卷瞭然。體察受用者。亦以
 其理具於心。而有虛靈明覺之體。用焉爾。先生詳解
 之明。殆不啻如親承冒諉而為之者。豈不誠後世之
 子雲也哉。

書諸葛武侯事蹟後

漢興去古未遠。其時人才無不渾厚高偉。後世莫能及。試以東漢人才統而論之。其神識如張子房。高尚如嚴子陵。經術如董仲舒。文章如班固。相業則蕭曹丙魏。將才則韓信。周趙托孤。則霍子孟。自餘人才固多。表表可稱。而求其傑然卓絕者。則此數人是已。乃若諸葛忠武侯。生雖最後。其人品則實兼諸子之長。而遠過之。何以明之。船耕南陽。不求聞達。則子陵之高。尚似之。而幡然一出。嘔起炬炎。則恐非子陵之。所可辨也。指麾諸將。籌無遺策。則子房之神識。近之。而名義俱正。皎如天日。則有非子房之可及也。鞠

二恥齋集

卷三

跋

三王

船死已不計。利鈍者暗。同於正諒。明道之言。而使之出當夷險。則仲舒之才。不勝其德。伊訓說命。相為表裡者。達邁於疎爽。密寒之文。而使之發為經綸。則遷固之實。遂愧其文。蕭曹之畫。二丙魏之同心。不過為漢世之良佐。則其親合官府。為一體。開誠而布公者。豈可同道也。韓信之分數。周趙之智慮。尚未及無制之兵法。則其視演奇正。為八陣。神出而鬼沒者。烏可一概量也。至如受姬圖。而輔勿主。廢昌邑。而立會孫中興。漢業與民休息。則子孟初筮。豈無可稱。而惟其不學。而闔大體。覆瀕而不知止。馴致妻兒怨叛。死無焦類。則與夫受命危難。為志匡復。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及其志凌身穢之後。其子孫猶能鉅國難
先志者。正相懸絕。眞乎謂改日易歲。無等級以寄
言者也。夫前數子者。單提而獨言之。則皆吁謂高偉
卓絕。不可及之人也。及其與武侯并舉而合論之。
則見其空於此。而不空於彼。得其偏而不得其真。疑
知秦漢間五百年元氣。淳澆磅礴。而獨發於武侯。故
其天姿學術。渾然自得。忠義才德。無所不周。超越諸
子。集其長而時出之。使其從事於高周之際。其出處
功烈。直將與伊傅。亂頡頏而上下之。豈漢家人才
之所敢望哉。雖然。在當時。司馬德操。龐德。公孫元直
輩。知其爲俊傑。而疑亦未能盡測。其珥蘊。若陳壽之

二聖齋集

卷三

跋

三十一

曲筆妄評。固已得罪於君子之論。程朱以前。獨杜子
稱之。高伯仲。伊呂。而若王安石者。則以執拗不情之
人。輒敢妄詆。以爲諸葛有識者。盻着盻着。豈非所謂
以鳩鷁而笑鳳凰者乎。程夫子於易傳。與周公并數
而稱其爲大賢。又曰。庶幾禮樂。又曰。有孺子氣象。子
朱子又曰。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又曰。如青天白日。
張南軒亦曰。維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
舍。夫然後武侯之人品。夙烈。得以表著。而張大焉。此
實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尹氏起莘曰。不有君子表
而出之。則孔明亦後世人物。諒哉言乎。

箴銘

元日二箴

上古聖賢擧用力於內。故雖無箴戒之藉。

而自有敬畏之心。後世則不然。道術漸晦。

文章日繁。標題規警。曷可已乎。此湯武盤

盂刀几之銘之所由作。而程朱諸老先生。

尤憮憮於箴銘者。良有以也。今余行年十

有八歲矣。律身未嚴。制行多愧。以之而用

功。如之何。進入聖賢闡域。其不免衆人之

歸也。審矣。即今三陽來復。衆陰漸剝。天道

新矣。我獨不能自新乎。謹做晦齋先生元

朝五箴書。此以自警。

二恥齋集

卷三

箴

三十三

窒慾箴

惟天生民。必有情慾。既熾而蕩。厥性乃斲。金錡鋒莫制。

悍馬交馳。吾日以微。惡日以滋。恣彼先覺。觀理克治。

蠢茲凡愚。任欲自私。我其鑑此。體損修德。視彼壑填。

助我慾望。醜賊既去。心德斯全。由寡至無。聖而天矣。

存心箴

參三并立。曰惟心。翕是心之德。虛靈兩至。四端既具。

萬善斯萃。然其體虛出。入無常。或放或求。惟存與亡。

操之有要。實在誠敬。無微不謹。無隱不省。功力斯到。

體用乃全。既感旋寂。湛然肅然。夜氣一章。盡畫紳前。

自訟箴

余質本驍駉。不通世務。惟有忠孝一念。與

生俱生。每患墮遺。各盡以無負兼養之天。

不幸昨年。變難出於不虞。固知效死之外。

無他道理。奈老母在堂。而無人扶出。何遂

不免背負而出。暫避銳鋒。而其志則將欲

先為管仲之物。後效趙苞之義。方報于營。

而逢變甫一日。崇營不諒情實。遽爾啓

罷噫。罷官賤臣。愛無可為。惟有歸鉅朝。

送稍為自靖之道。故倍途西上。請囚于司

敗何幸。天日照臨。俯燭私情。畧地徒配。薄

罰未及一年。旋又放還。感祝洪造。尚何

二恥齋集

卷三

箴

三四

言哉杜門畏約之餘。略叙念咎自訟之意。

以為此箴云。

戰陳無勇。非孝有稱。大夫廢事。不仕可徵。三復古訓。

一倍余愧。不飽苟免。豈吾雅志。奈彼鸛髮。無人扶護。

情均至親。計巧於後。終恐苟義。謾發管愾。豈敢語勇。

所期則滅。既無官守。要安施設。西上侯命。在義當

然。圖何怵。縲纆甘纏。罪當誅。王法猶輕。待以

不飽。徒配息程。聾老承娛。足忘纍艱。未及周星。俄許

放還。天恩至此。感極涕汪。自念微躬。守土無狀。只

徇私情。至負公義。放志堪悲。究罪難置。不即金木。輒

謹旋釋。如天之德。何以報答。惟當杜門。反躬自艾。力

耕十畝。恪奉公稅。暇日。幼學。投晚歲。既以飭躬。推以詔子。厥詔伊何。忠孝二字。賤臣報國。外此無地。此箇苦心。天日鑑臨。有或不踐。何異牛襟。文以自訟。言盡意溼。

二獨箴

昔蔡西山先生編管道州時。以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余十字書戒其子。此實慎獨之極功。而觀其在謫之日。猶且以是為戒。則其素惡行患。進修烟之心。又可見矣。余有罪南遷。托身招提。杜門省愆之暇。常有味乎斯言。既表出書。揚愛為箴。以自警。

二恥齋集 卷三

箴 三五

獨行不愧影箴

天惟顯忠。及翁出王。皆謂無視。其視甚彰。翁誠不繇。翁敬不將。行雖翁獨。影在翁傍。翁心有愧。詎問禱坊。君子以之。於焉加震。出門如賓。擇地而踰。載戒橫奔。載止飛揚。容德靈彰。眾獨均苴。齊翁影矣。厥愧斯入。獨寢不愧。余箴。

獨寢不愧余箴

神之格思。在翁左右。莫謂無聽。其聽孔透。翁行或至。翁念或糅。寢翁雖獨。余爾斯觀。翁心可恥。曷異清晝。所以君子。於焉增慙。嚮晦宴息。不欺輿漏。言戒昏沈。言防凌驟。安身有得。力辭交倚。相彼衾矣。吃可無疲。自新箴。

余於曩中值新年。戀闕思親之餘。重念
負罪深重。不可無追改自新之意。故書此
箴自勉。

三陽泰回。萬品載新。天道既然。人獨不偷。我念前咎。
有恥類此。負國虧忠。去家忘孝。難追既往。庶贖方
來。盍思自新。及此元日。躡而復奮。敗而思成。滌我深
瑕。懋我新德。勝重以弘。致達惟毅。篤志發憤。日邁月
征。造次必於死。生惟順。晚彼寒燄。勗我晚期。

箴示伯兒

經書冷淡。史書闊熱。古之人有是言也。然
一向偏廢。則孤陋狹劣。而或害於致知之

三耶齋集

卷三

箴三十六

王余之教汝以四子。而繼之以史漢者。其
意豈偶然哉。吾與汝俱遭巨劫。互不違於
幼學。而顧士之高學。猶農之畔。巧之饒。一
日不勉。則寧可一日廢闕哉。今羣陰載削。
一陽初復。天道新矣。人獨不能自新乎。汝
能怵然發憤。體天心。敦吾善。則向後所施。
何遠不若於古人哉。汝其勉之。

天道受始。地雷斯復。一陽初動。羣陰載削。於焉扶養。
漸長而六蓋汝體。此奮然用力。斥汝邪思。抑陰同視。
長汝善端。養陽是似邪退。而稊充以廣。譬彼天時。
既泰既生。天人豈別。理欲非雜。欬我訓辭。自強不息。

虞困篤志箴寄伯兒

蒼蒼蒼蒼天何其不弔之至此耶。生無以相
養。抱無以臨設。即今父子分張。靡所止依。

自古罹患者何限。而豈有如吾家之難堪
者哉。雖然。素患行患。正要今日得力寧可

因一摧折。遂自因循。沒溺甘心。為小人之
歸耶。汝外柔而內稍強。氣弱而志頗堅。果

能動心。恐性弗得弗措。則逆意之境。豈不
足為進德之機哉。昔蔡西山居讀。書戒其

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
罪而遂鮮其志。吾之戒汝。亦西山之意也。

二恥齋集 卷三

箴

三十七

言出赤心。爾其勉旃。

維困進人。為感甚速。若昔聖哲。幾許逢厄。虞田彌泣。

文園拘東。七日陳蔡。孔笑油然。千里涪江。程敬益專。

蒙亂正志。其德日昇。光輝發越。百世欽承。汝父摧頹。

猶尚有意。矧爾芳年。豈可暴棄。固或因循。為困所抑。

因或沒溺。為困所折。言懇詳謹。行息嚴篤。恭以持已。

恕以接物。畏惡如湯。見善如色。篤志經訓。餘力史學。
沉潛反覆。咀嚼厭厭。內得既積。外發誰禦。文章華澤。
皆自此出。汝父祝望。此最真切。如是用力。困反為福。
吾書止此。汝其徧服。

二恥齋銘

孟子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今余忠諫

國。一可恥也。孝。雖親。二可恥也。夫人

之所以參三而首出者。以有忠孝也。或

可恥。已無以爲人。兼此二恥。將何以立於

世乎。謫居小齋。既以三恥名。因作文以誌

恥云。

藐吾一身。參三而立。受天之畀。亦有性情。惟羞惡心

從秉彜中。義之端也。無則非人。謂言擴充。庶免大恥。

不幸蹉跌。此恥何如。劇寇當前。隻手無奈。全親歎

負。國成墟。臣道虧。摧可恥者。一兩速京獄。再逐瘴

邊。望雲懷。悲嗟。此情苦。子職廢闕。可恥者。雙唯孝與

三恥齋集

卷三

銘

三六

忠居五之首。一之有缺。已或可恥。二者得兼。可堪其

恥。憂之。恥其末。無窮。浮於乞食。劇于撻市。天人俯

仰。自覩。然補續方來。亮由恥。有恥不恥。本心遂

以。豈不自知。是庸深。恥內增多。疚。恥極而悲。濯。恥伊

何。發憤忘食。思新厥德。恥不若人。賴天之靈。因恥而

進。恥期無恥。寔我思存。三恥名齋。文以送恥。凡百君

子。視此。恥銘。

說

敬說

惟皇上帝。降此下民。當初付畀。豈偶然哉。人之既生。

物欲交紛。本然之天。不得不晦。則學者。身可不努力。

而明之。以復其初也。復初之方。惟在於敬。持敬之工。

寧可忽哉。是敬也。非但學者之先務。雖聖賢未嘗不

用力於敬。昔史臣贊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溫恭允塞。

禹曰。祗承于帝。湯曰。聖敬日躋。太戊曰。儼恭。實畏文

王曰。於緝禦敬止。武王曰。恭天威命。皆是敬也。洙泗

以還。言敬漸備。至于洛建。其說尤詳。試一二言之。則

孔子曰。敬以直內。又曰。修己以敬。曾子曰。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其嚴乎。子思子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

恐懼乎其所不聞。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

動直。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又曰。主一之謂敬。

無適之謂一。上蔡曰。敬是常惺惺法。程靖曰。敬者。其

二聖齋集

卷三

說

三十九

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謂。朱子敬齋箴。論敬之道。益詳

悉無遺。後之有志於敬者。各而觀之。則庶可以知所

用力矣。噫。不敬則蕩。敬則覺。不敬則鬼。敬則人不敬

則狂。敬則聖。敬乎敬乎。真存養復初之良法也。不學

則已。學則曷不用力於敬哉。

定志說 戊子

余自幼時。每事不能及人。顧嘗不揣分量力。妄竊有

意於古人。為己之學。第以家貧。親老。不得不黽勉。應

舉。而其得失利鈍。則蓋嘗一任於天。而不敢安有所

作焉。干求於其間。雖未知此志之果能堅定與否。需

其視當世文人才士之不念名節。不顧死生。一功毀

統於進取者未嘗不駭然竊悲而繼之以笑歎矣之
未春二月設科于慶山于時慶邑痘瘟頓亦滋蔓
而途路則有甚焉初以為此是鉅生關頭何敢冒危
赴舉而及其試邑消息互傳或以為疫患幾熄或以
為殺定慈仁間亦有文人才士如上云云者蓄銳
伺發而促裝勇赴雖不敢以此變其坐停之初心而
其於探問試邑之事則自不能不勤勤焉方知曩日
之所謂志者果不能堅定而其為學也亦未嘗著實
向裏用功則雖曰為學而揆之於聖門所謂真學問
者何止於百千萬里之相遠哉於是乎始信三年學
不志於毅者之果不易得而于朱子墮却心路之訓
二耻齋集卷三

說四十

益親切而有味也繼自今誓將一意專精此學其於
科場得失則直以古人所謂不必得之心處之而推
以至於小利害小成敗未嘗有以撓其志動其
心則此豈非學問之見功而愚者之所當勉者乎余
故作此說以自警且竊附於古人之志過之義焉

弘毅說

或問於余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而曾氏之傳獨得
其宗然則曾氏之所從事者果何道歟曾子進德
入道之序見於大學篇者詳矣而若曾論所載士不
可以不弘毅者尤可見其任重而道遠矣夫仁以為
住其弘何如也而後已其毅何如也此其所以德

二恥齋集 卷三

日進業日新而終得與聞乎一貫之道也。孔明諸子也。亦有閉力於斯者乎。曰人之資禀有高下。學力有淺深。故師門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雖若不同。而及其要歸。則亦何嘗不同也。試以其一二言之。克己復禮。固弘也。竭才有立。亦毅矣。其所以超越羣英而幾及於化者。蓋以此也。自餘諸子。則雖粗知用力。而鮮有克至者。子路之結纓而絕。近乎毅矣。而不知食輒之非義。則於弘遠矣。毋求之悅。子道。疑於弘矣。而未免畫地以自限。則於毅違矣。君子夏之所謂博學篤志。子張之所謂執德信道。亦不可謂不知弘毅之說者。而其能刻意而深造。則愚未敢必信也。曰。然則曾子以後。若思若孟。下至有宋諸大儒。亦皆用力於弘毅。而礪斯域歟。曰。然。曰。其所以用力之實。可得聞歟。曰。子思之達道達德。豈非弘毅。不得不措。豈非毅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是弘也。又曰。夭壽不貳。是毅也。濂溪之中正仁義及嚴密剛果。橫渠之知禮成性與苦心極力。何莫非是弘是毅。而兩程夫子之言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黃勉齋述朱子行狀。亦曰。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由是揆之。會弘毅而能造道者。愚未之見也。曰。程伯子論弘毅。而曰。西銘言弘之道。然則橫渠於

二恥齋集 卷三 說 四十一

弘毅之道有未備歟曰何爲其然也。擴渠德盛貌。嚴
 致曲造道精思力踐無須與息。眞孔子所謂未見之
 剛者。孟子所謂不縮之大勇。故其六有四焉。等說無
 非弘毅之極巧。其曰言弘之道者。特以西銘一篇命
 意。專主於仁體。故如是云云。爾豈以擴渠爲不足於
 毅也。况西銘之未有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此與曾
 子絕而後已之毅實異世而同揆。於此適足以見其
 弘毅之兼備。子反致疑於未備。其亦不深攷之過也。
 曰擴渠之於兩程固是志同道合。而其所造淺深。或
 有可言者歟。曰聖賢造詣豈未學所敢輕議。雖然當
 時評議傳在方策。泝而味之。則亦可以論其槩矣。伊
 二恥齋集卷三
 說四十二

川嘗曰子厚謹嚴有迫切氣象。又曰其學如管中窺
 天。見得處最分明。又曰子厚意屢偏而言多窒。更願
 涵泳。他日自當條暢。晦菴亦曰擴渠用功親切。二程
 規模廣大。又曰擴渠用功精切。似二程。二程天資高。
 不大毆用力。又曰擴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
 孔子。合是數說而論之。則意其篤工深造之毅。固同
 於二程。明廣色涵之弘。或有所不及也。歟。大賢成德。
 固不敢間然。然執程朱之說而論弘毅之道。則見其
 有如此者。故畧此論。遂以侯後之君子。

潘氏論漢文漢說

潘氏榮謂漢文沉潛而不能剛克。漢武高明而不能

柔乎。豈以爲非知言者。文帝豈徒柔而不剛。徒沉
澹而不高明者耶。何者。文帝實三代後第一諒主也。
論其妾質。則雖謂之允文允武。能柔能剛。具聖人之
體段可也。但其生於燒除經史之後。長於不事詩書
之家。無師友之勸掖。絕父兄之教詔。而當時所尚。惟
在於黃老刑名。故聞賈生禮樂之說。而謙讓未遑。見
龜錯刻薄之論。而有會於心。如使王季文王爲父兄。
伊尹周公爲師友。琴囊其德義。薰陶其道藝。則軼成
靡而齊湯武。殆不足言矣。豈但爲漢唐間令主而止。
若是故。潘孟堅稱其以德化民。允恭元默。胡致堂稱
其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氣奮發。朱子稱其

二耶齋集 卷三

說

四十三

三代以後。恭儉之主。張南軒稱其天姿近道。呂東萊
稱其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心。朱黻稱
其權不求重。而人莫之棄。威不求震。而人莫之抗。勢
不求尊。而人莫之并。推此論之。豈可謂徒柔而不剛。
徒沉澹而不高明者耶。吾嘗以爲文帝有高祖之豁
達。而無慢罵之失。有光武之才明。而無駁難之弊。其
渾厚恭儉之德。當求之於三代以上。漢唐之間。未之
再見也。潘氏有見乎帝之謙抑。而不見其英達。有見
乎帝之溫純。而不見其明睿。亦可謂淺之知帝矣。第
讀通鑑綱目。見其初至長安。西向讓南。向讓之事。及
立太子時。推讓諸王之語。與夫賜南。越王尉佗之詔。

其溫恭謙退。色容渾厚。宛然有唐虞三代揖遜風氣。像百世之下。聞者莫不感發。而潘氏乃一坊以示民。以詐駁之。噫。何其已甚也。至於短喪之詔。固爲盛德之一失。然此不過謙下過甚。不敢上同於先帝。而然耳。果使其子有疾痛不安之天性。則豈肯遵一時過謙之遺意。而廢萬世常行之大經乎。然則成其過者。乃在景帝。不當專歸於文帝也。武帝即位之初。傑然有立。親策賢良。首舉大儒。繼以靈章六學。統一聖賢。俾世之學者。皆知宗孔氏崇仁義。謂之高明也。亦宜。當是時。帝之心。正如止水之無波。明鏡之無垢。若每事皆如此。其盛美可少。豈哉。夫何數年之後。神仙征伐之事。封禪土木之役。闐然而發。紛然而作。率之海內。虛耗天下。愁怨其去。區秦僅一間耳。緣帝好名。而無躬行之實。多愁而少純一之德。污潔相雜。政理荒廢。至此而向之所謂高明者。適足以爲天下之害。而天奪其明。反不免爲誇恠。在夾雜者之所愚弄。昏迷高明之所爲。果如是耶。何幸。汾水秋風。悔心卒發。輪臺一詔。香端藹然。旣往之咎。與化俱徂。而自新之美。照映方來。倏然如風雷之速。炳然如日月之燿。此則實有賴於高明之姿。而差可爲處仁遷義之法。然其頻失之。屬視文帝一德有恒之美。相去豈不萬萬乎。使在聖門而品題之。則文帝當建於顏閔德行之科。而

三恥齋集

卷三

說

十四

武帝則不免歸於曾黜任簡之列矣。尚何以比類而擬議也哉。大抵潘氏議論雖有好處而踈處亦多。雖有純處而駁處亦不一。豈竊格省察之功有所未到。而然歟。吁可惜哉。

華夷相勝說

天地之數。有陽則有陰。有淑則有慝。所謂陽也。淑也。中華是已。所謂陰也。慝也。夷狄是已。堯昔上古繼天而立極者。何莫非中華之真主也。自三皇至于文武。可數也。周襄大戎絀王於驪山。漢興冒頓圍帝於白登。夷狄之侵中國。蓋有其漸也。晉魏以後。裔夷出入。之防壞矣。先王荒服之制。紊矣。馴致五胡雲擾。二帝

二恥齋集

卷三

說

四十五

北狩海內。幅員大半為旃裘之所有。亂中最治安而多歷年者。元魏是也。雖然。尚不能先宅中夏。奄有四海。此則天地間陰慝之氣。猶未極旺而然也。厥後中國之盛。最數李唐與趙宋。然李唐之初。已稱臣於突厥。趙宋伊始。亦見困於西遼。卒之南薰門外。絳眼陳兵。五國城中。青衣再繫。迨夫金虜既滅。元穢燹九。十餘年之間。腥羶漲於伊洛。氛翳迷於河朔。蓋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甚於胡元也。而式至于今。則尤有所不忍言矣。大明運訖。金駝要冒。高控燕雲。之厄。并吞區宇之廣。植根之固。流波之漫。比之元虜。又不啻加倍。則前頭歷年之久。達。又將不止於百年。

矣。嗟呼！此何等時也。竊觀天運。遠古之際。陽淑之氣。全盛。治日常多。亂日常少。而夷狄不敢犯中國。叔未之世。陰慝之氣極熾。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而夷狄與中國相勝負。推此論之。則此後雖有華夏真主應運而生。其富教之治。國祚之綿。必將不及於宋明。厥有裔夷種繫。乘釁而入。則其國之強悍。世之文達。又必有加於元清。率是以往。則未終將見陽淑之氣專消。陰慝之氣專熾。中國盡為夷狄。人類盡為禽豸。而華夏文明之治。中原禮義之教。將掃地盡矣。豈不慄然。而寒心哉。嗟乎。余生苦晚。而地又偏矣。既不及受歷於唐虞三代之盛。目見眈化之醇濃。又不及周旋二聖齋集。卷三 說 四十六

於洙泗間。落之際。固承聖學之旨。諒而乃生於夷狄。做擾。函夏波蕩之際。每聞北來消息。只增裂帛而扼腕矣。常與知心者相語曰。生丁不辰。無一好事。惟眇然高舉。父視長存。得見醜虜之覆。真主之興。則差為悵樂云云。斯實屈子達遊之意。而顧今虜賊氣愈盛。而數愈長。吾則談龍肉而終未嘗。不惟平生至願。終歸於一時之寓言。人之聽之者。亦多冷着而透視。良可痛也。雖然。古人有言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為剛。則制於柔。早晚間。聖人或生。則將必有旋乾轉坤之功。而陰陽剛柔。皆可以順其位。

得其分矣。氣數之醜者。安知其不反。醇。世道之否者。

安知其不回泰。又安知天心悔禍。醜類尋迹。作之君

作之師者。無非中華應運之真主。而四夷八荒。受入

於上古大猷之感際耶。此吾所以百世以俟者。而計

較狂透。不暇有甚於此。愚公者耶。昔靖康之難。孫

觀語入曰。不勝天父矣。古今禍亂。莫非天之所為。

而一時之士。欲以人力勝之。是以多敗少成。而身亦

不免焉。孟子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蓋謂此也。或

戲之曰。然則子之在虜營也。順天為已甚矣。其壽而

康家哉。余每讀至此。未嘗不切齒於孫觀。而悽心於

或者之言也。未知此出於秉彜之天心耶。或者嫉妬

太過之收致耶。必有致卡之者。

三恥齋集卷三

說

四七

一治一亂說

嗚呼。天下之生久矣。治一亂之運。蓋自唐虞之世

已有之矣。當是時。氣數醇濃。大朴未散。故聖賢輩出。

明良際會。治日常多。亂日常少。而聖賢之道。大行及

周之衰。元氣漓矣。大朴散矣。聖君賢相之出。治隆俗

美之化。不復如前世之盛矣。天生我夫子。以為萬世

仁義禮樂之宗主。既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氏而

尤著。則聖人之道。雖不行於一時。而聖人之學。固大

明於萬世矣。意者。春秋風雨。戰國軋坤。正值一亂之運。

而鄒魯之間。道術雍容。明而良友相與。講明而傳愛。

此豈非所謂一治者乎。自是厥後。秦火烈矣。漢漚羅

矣。佛老熾於魏晉。文詞盛於李唐。二千年間。斯道寥
 濶。長夜漫漫。是何一亂之若是其久而一治之若是
 其溘耶。奎星一耀。渾淪重開。太極通書。首發於濂溪。
 定性好學。繼闡於伊洛。以至於晦菴朱夫子出。而折
 衷羣言。集厥大成。繼往聖於千古。開來學於萬世。雖
 其神明不測之妙。不能如孔氏之大。而其所以建一
 治之功於大亂之餘者。豈遠在鄒孟下哉。愚嘗以爲
 衰周氣數。遽於唐虞。故雖生聖人。而不能行聖道。趙
 宋氣數。又遠遜於姬周。故雖生大賢。而不能生大聖。
 此則氣數升降之使然。人無以致力於其間者也。雖
 然。孔孟作而唐虞之道賴而大明。而其學則傳矣。聖
 二恥齋集 卷三 說 四八

人雖不作。而其道則存矣。然豈非百世斯文之幸耶。
 自今以往。更有可懼者存焉。趙宋之後。至于今五百
 餘年矣。天地間氣數之衰降。又大遜於前日。則一亂
 之父。必有甚於秦漢之間矣。治之屋。必有甚於趙
 宋之際矣。天之生大聖。固不敢望其生大賢也。亦安
 保其如程朱之相繼耶。嗟乎。氣數降而聖道不行。氣
 數又降而聖人不作。氣數愈降而賢人又罕出。則過
 此以往。治一亂之運。愈將濶落而莫之徵耶。噫。因
 氣數而想治亂。亦可以有所感也。夫古人有言曰。天
 數寒暑也。人事表裏也。夫諉寒暑於氣數。而不事講
 明者。亦非也。倘有豪傑之士。闡孔孟之旨。設講洛建

之心法。再建摧陷廓清之功。於騰昏倒亂之中。則向所謂衰降之氣數。雖不可遽變為醇厚。而其於維持扶植之道。豈曰少補之哉。是亦一治也。惟吾黨勉之。

書贈柳秀才說

夫身譬則屋子也。譬則主人也。有此主。然後其屋方能整頓。存此心。然後其身方能修治。苟無其主。則艸沒於庭。塵棲於堂。屋何以為屋乎。苟不存心。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人何以為人乎。今吾賢欲讀吾舌本。強欲誦而記性昏。此無他。欲汨利誘而心放焉耳。心放已久。而不知求焉耳。求之如何。敬而已矣。整齊嚴肅者。敬也。主一無適者。是敬也。推以至於常惺惺法。與夫所謂不容一物者。何莫非是敬也。昔陳烈始無記性。因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如數倍。此可以收放心者法也。惟吾賢受用吾言。斥耳目口鼻之慾。而一於敬。遠聲色貨財之私。而篤乎敬。讀書時敬。在讀書。誦書時敬。在誦書。雖泰山當前。而惟讀書之是。急雷霆轟耳。而惟誦書之是務。夫如是。則有不讀。讀之。何患其不專一也。有不誦。誦之。何患其不精篤也。今而後益信敬者。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之要法也。嗟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是長久人情。故吾於吾賢有此云云。吾賢勿以透耳而服膺於斯。則有補於吾

二恥齋集 卷三

說

四十九

子進修之工夫。豈淺哉。唯吾賢勉之。

辨

游楊尹諸公。不著伊川行狀辨。

伊川先生以徽宗大觀元年九月卒。年譜稱先生之歿。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故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竊想先生之門。若游楊尹謝張諸公。其可謂傑然者矣。五公之中。唯謝上蔡先生。率張愚叔稱爲最早。而亦後先生一年卒。其他若游廣平。以宣和五年卒。楊龜山。以紹興五年卒。尹和靖。以紹興十二年卒。居門下之久而。知先生者。莫如數公。且其卒。逝皆在先生後。累年。顧無一人狀先生之行。者。何哉。豈先

三

卷三

辨

五

生自言我之道。與明道同。欲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云故其門人。鄭重其事。而有未遑歟。不然。則當時蘄軒孔文仲。董敦逸等。搆盛行。至自先生爲五鬼之魁。且以爲有德望。輕躁非毀朝廷之語。其門人亦困於強遷等榜。於左右異端之說。故深恐其貽謫吾道。有累師門。而有所不敢歟。按先生自涪還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不使其門人。郭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還。至先生歿。亦不致奠。則游楊尹三公。雖非忠孝之比。而其不欲冒犯時議。記述其德美者。亦何怪歟。先生之道。傳諸人。播諸史策。不必待行狀以爲重。而私心慨者。恨不得使先生出處言

行之詳萃在一書。與明道晦菴之狀并傳於天地之
間。而志學景仰之士。有所觀誦而師法也。南渡之後
幸而有晦菴夫子者出。而後始能博采先生行蹟。以
爲年譜。故後來學者。於先生道德淵源。得以一覽而
瞭然。是知斯道之傳。有待乎人。而所謂後世之子雲
者。豈不尤可信哉。

上樑文

花峯精舍上樑文

千里去國。自華晉地之轉移。一枝巢林。要占別界
之營構。庇身有所。家滕斯安。主人白屋清貧。素心忠
孝。詩州行義。敢望哺乳之生祥。安邑就徵。益爲甘旨。

二恥齋集 卷三

上樑文

五十一

之優養。適奉母而遭難。情同趙盾。終負國而成俘。
迹似管仲瀛洲。五載遊蛟螭。而爲徒錦山周年。逐漁
樵而相友。顧緣聖世之慶溢。再蒙內服之恩移。
粥飯共於魚木。初授釋子。情義孚於竹院。晚托宗人。
客室斯清。縱待遇之過望。吾廬自好。思優仰之取優。
名區幸占於別天。背山臨水。聚材廣求於諸族。小桷
大椽。載拓一畝之基。遂構三椽之屋。營爲大拙而不
巧。制度至朴。而無文不數日。而乃成。是誰之力。勤百
役。而無急驟宗之巧。繩墨不煩。依稀樵木之古制。曩
斲無用。彷彿因樹之遺風。向之州樹幽巖之場。今焉
嶂懷。庇覆之所。乾坤造化。相新址而儲靈。風月烟霞。

改舊觀而動色圖書在壁住遮眼於清朝花葉漫
 山足遺懷於寤謫輒效古唱用勸新切拋檠東連峯
 臺臺鎮高崇望闡何許千峯隔惟有孤雲入望中拋
 檠西國望高山天與齊十二樓城看不透吾將鎮
 日倚雲梯拋檠南卓立千秋道德巖欲識鄒公真氣
 像後生頂向此中探拋檠北占堞千雉埋艸色宇宙
 即今休戰爭任地狐兔此棲息拋檠上高空九萬何
 昭曠星辰日月上森森倘察孤臣拱北想拋檠下石
 澗冷合流不舍君子以之頂自震流行道體也非假
 伏願上檠之後那魔辟易慶祥疊鑿衛門漆甯絕拘
 鼠之偷竊屋晴景玩鴛魚之高深南湘之雷雨蒲
 三耶齋集卷三
 上檠文
 五至

守約終秦。
 盈俄起幽壘北堂之歲月晚長侍班爛處因愈亨。

三耶齋先生文集卷之三